

# 当翻砂工的那六年

傅中平

翻砂工是一个又脏又累的工种。上世纪80年代,我干了6年的翻砂工,每天下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厂里的浴室洗澡。毛巾往两个鼻孔一掏,就留下了两个黢黑的印子,像白纸上刚盖上去的两枚黑色印章。

那时的我,体形瘦削,一副长腰子脸,体重还不足百斤。说真的,让我干这个体力活,实在有点像拿狗子耕田。也不是我偷懒,而是我的体力实在匹配不了这个活。比如说,一些小型铸件,需要两个工人抬着刚出炉的通红的铁水,让铁水从浇铸孔缓缓注入砂型里。尽管我咬牙抬着,有时实在是抬不动了,身子不由自主往下一瘫,手中的两根抬杆也丢在了地上,铁水顺势流了出来,然后飞溅开来,将我的工作服连同内衣裤烧得尽是大大小小的窟窿。

我是高中毕业后的第二年参加招工考试

进的这家工厂。读书时代,我偏爱语文,尤其爱好写作,数理化学得一塌糊涂。对于高考落榜,我并没有感到奇怪。父亲悄悄地替我报了一个复读班,希望我再复读一年参加高考。而我坚决地让父亲去把钱退了,因为我是不会去的。至今我还记得父亲当时和我说的话:“都和你这样说了,你还不听,那你以后就不能怪人了……”

我怎么怪父亲呢?6年的翻砂工生涯,我没有和父亲叫过一声苦,说过一句累。这也算让我真正尝到了“不吃读书的苦,就吃生活的苦”这句话的含义。

慢慢地,我也适应了翻砂工的生活。白天和师傅们一道在砂地上,佝偻着腰撅着屁股。开炉有时要在凌晨时分,听到闹铃响,就赶紧起床,揉揉惺忪的睡眠,骑自行车就往工厂跑。浇铸完毕后,给铸件的表面清砂也是一件苦差事。在热气氤氲和灰尘飞扬的车间里,将一个个砂箱启开,将铸件从里面清理出来,用锤子将表面的毛

刺小心地敲掉,再用钎子将表面粘连的砂子一点一点地清理干净……每当这时,身上流的汗就像是下过水一样。最怕的是夏天干这活,本来天气就又闷又热,可是因为安全防护的需要,还要穿着一双沉重的翻毛皮鞋和密不透风的帆布工作服,那种滋味实在是有点难受。

当时,对于我们这些二十郎当岁的青年工人来说,快乐是一件很简单的事。下班之后,约上三五工友,买来卤菜和花生米,聚在工厂的寝室里,喝酒划拳吹牛,不开心!记得一次酒后,我不小心被寝室的玻璃门割破手掌,至今留下一道月牙形的伤疤。

时间长了,我也习惯了当一个翻砂工。但不知从哪天开始,我又想起了自己在学生时代就有的写作的爱好。于是,下班后我不再只知道喝酒,拖着一身疲惫,我坐在写字台前开始写稿。当一篇篇文章在报刊上发表,雪花似的邮政汇款单寄到厂里传达室的时候,我逐渐成了一个“名人”,以至于厂长都

关注到了我。有一天,厂长遇见我时说,准备将我调到厂工会来做宣传干事。

自那以后,我在车间里干苦力活就更加有劲了。我想,我很快就要告别这个车间了。到厂工会,就是坐机关,这可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。又过了大半年,我度日如年,备受煎熬。我天天等啊等,盼啊盼,心想,厂长怎么还不调我呢?忽然,我想起一件事,厂工会几个月前约我在黑板报上写了一篇文章,我写的内容大致是某单位一个领导天天中午喝酒,下午来上班时满脸通红,我在文中对此发表了一番评论。

这篇文章发出来没几天,我又在厂里遇见厂长了。我满心想着厂长哪天调我到工会那个事。没想到,厂长只字未提,而是问我:“小傅啊,黑板报上的那篇文章可是你自己写的啊?”我立马想,是不是厂长怀疑我抄袭了?我回答:“厂长,真是我自己写的!”厂长只说了一句:“哦,写得不错嘛!”便背着双手离开了。

后来,我终于恍然大悟厂长不调我的原因。原来,厂长也经常喝酒脸红着脸来上班!此时此刻,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了。我心想,无所谓,大不了我就继续干我的翻砂工呗!万万没想到的是,一年后,县里的一纸调令将我调到了广播电台,我从此开始了记者的职业生涯。

30多年过去,我有时仍会想起,我曾是一个翻砂工。那6年与青春有关的日子,写进了我的人生简介。

## 生产车间

刘仁普

生产车间昼夜醒着  
在钢铁内里  
提炼出芯片

在吵闹的机器中间  
工人忽略声音  
所有的付出  
都在一张工资条上

我确实就在其中  
二十一世纪的中国  
正在看不见的火焰里升腾

## 冬日麻雀

赵国培

所有的  
歌吟  
都献给了  
生存

冬日里  
生存  
就是与艰辛  
打拼

正因为  
艰辛  
坚强双翅  
向更高之处  
飞奔

小小的  
命运  
意义才有了  
宏大的  
延伸

## 年里西青

王学志

一转眼,在西青生活了三十多年。回忆过往,最爱的还是年里的西青。

天津市中心往西16公里,车过西青道便来到了西青区。西青的冬天,少阴多晴,干冷清冽。走在冬日的街道上,那感觉就像在品尝一口萝卜缨子还翠绿的沙窝萝卜,清爽脆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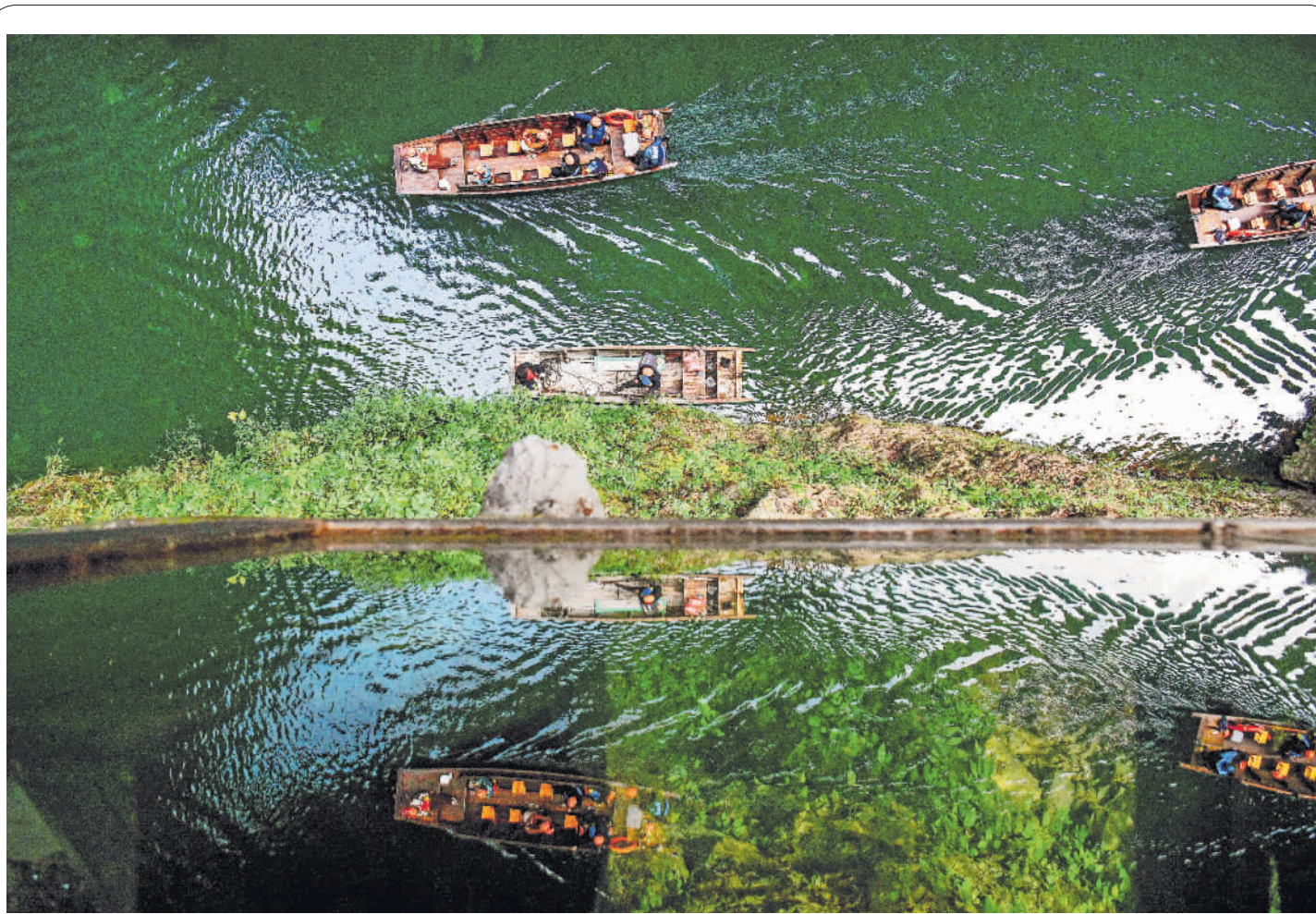
印象中在西青,家里贴上一张杨柳青年画,代表着新的一年即将到来,也寓意着新的一年喜庆祥和。大人们打扫卫生、置办年货,准备年夜饭,孩子们忙着放小鞭炮,炫耀自己的新衣服。

“花会”是年里西青最大的热闹。妈妈总是带着我去“赶会”。是的,“花会”是要赶的,因为不定期,因为哪都演,因为正月里到处都是热闹。细数一下,西青的“花会”有舞龙、舞狮、文武高跷、小车会、法鼓,种类之多恐怕其他地方不多见。春节期间,几乎每天都有“花会”演出。刚看完小车会还有舞龙,别着急走,一会儿还有踩高跷呢。

阖家团聚,饭香四溢,是年里最重要的仪式感。而西青的年味,离不开一口嘎嘣脆的沙窝萝卜。沙窝萝卜历来有“赛鸭梨”的美誉,绿如翡翠,脆嫩多汁。沙窝萝卜也有营养,俗话说“冬吃萝卜夏吃姜,不用先生开药方”。

每年正月十五前后的元宵节灯展,我是从小看到大。连办近30届的元宵灯展,已经是西青的一张重要文化名片。每年这时候,我都会向朋友们发出邀请:“来西青吧!”

我最爱年里的西青。每到过年,我都会带上一幅杨柳青年画,切上几“匹”沙窝萝卜,走走老村巷,赏赏新年俗。



位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鹤峰县容美镇的屏山峡谷,绝壁耸峙,碧水潺潺,“一线天”景观绵延十几公里,形成罕见的峡谷景观,每年都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光。图为近日游客在屏山峡谷乘船观光。

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

## 人在画中游

张世斌

我接触“朋友”这个词的时候,只有七八岁年龄。那时对这俩字只是懵懵懂懂,到年龄大一点儿,觉着朋友之间的关系,应该用“原始”二字来定位。这是说其单纯和质朴,简单,没有猜疑。

我少时时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跟奶奶爷爷在老家鲁西南农村生活。记忆很深刻的一件事是,有一年夏天,近邻大叔家来了个陌生人,大叔全家待若上宾。

那时当地有待客“四样菜”的习俗,大叔家虽拮据,也是顿顿“四样菜”招待。这种待客之道我知道,家境再穷,客人来了,吃饭时怎么也要拼凑四盘菜。

那个年代,“四样菜”穷也有穷的办法。

## 朋友与“四样菜”

比方说,香油调咸菜,小葱拌豆腐,煮几个咸鸭蛋对半切放盘子里,或者炒几个鸡蛋及青菜之类。尽管简单,有时还得向邻借。当然,家庭条件好点的,招待客人也有杀鸡买肉,做出四样以上硬菜的。总之,“四样菜”上桌一摆,是礼数。

大叔家为啥这么好吃好喝地招待一住就半拉月的外人?后来听大人们说,来人是大叔的“朋友”。他们一起学过艺,家中遭难,前来躲避。这就是我第一次知道“朋友”

俩字。

从那里,我小脑袋瓜里就一直琢磨:这“朋友”,到底是啥亲戚呀?岁数大点后,见到邻里中许多同样的场面。后来我就断定,结交仗义的人,又仗义地对待人,就是朋友吧。朋友家遭了难,不但不嫌弃,还热情相待,我在心中下结论:四菜是诚意,留宿是仗义。朋友间相互重情重义,不是亲人胜似亲人。这样的朋友,就是后来人说的“自己找到的亲人”吧。

## 巷子里的朋友

李晚

一座城,小巷深深,飘荡着最日常的人间烟火气息。我有几个住在巷子里的朋友,他们似乎最贴近我内心的温度。城里有一条小巷的路灯,是45瓦,在夜里发出柔和的光。朋友老牟,就住在那条巷子里。

前不久的一天黄昏,我和几个老友准备喝酒吃肉,正要入席,电话响了,是老牟打来的,他语气急促:“快来,我在这边火锅店喝酒,你过来一下。”赶到火锅店时,老牟正趴在桌前,旁边摆着一个喝光了的白酒瓶。“老牟。”我摇醒他。“哦,你来了!”老牟仰起头,醉眼迷离,他伸出双手一把搂住了我。我同他继续喝酒,那天一直喝到了半夜,从店里出来时,夜雾凝重,老牟的脚步都有些踉踉跄跄了。昏黄路灯下,老牟突然看见了自己的影子,哈哈大笑起来,摇摇晃晃地追着自己的影子乱跑。

我认识老牟,已30多年了。老牟今年62岁,中等偏瘦身材,秃顶,门牙有些凸。老牟原来是城市征地移民,认识他时,新城刚刚建设,有惊慌青蛙蹦跳于希望的田野上,机器

轰鸣声中,这些田野上的农房被征地拆迁。老牟家的老房子被挖掘机推倒时,我就在他身旁。我看见他抱住一棵露出根须的香樟树,双腿直颤。

新城开始建设后,老牟学起了家装,我在新城买了房,便放心地交给他装修,连材料也是他买的。他的认真负责让我很满意,我也喜欢他为人的老实。30多年来,我俩交往轻松愉快,总要同他隔三岔五聚聚,不然心里总感觉寡淡,还会生出一个“窟窿”来。有一次我去广州出差,凌晨3点,我突然给老牟打去电话,说想吃城里巷子的豌豆炖粉条了,老牟在哈欠声中连连答应,回来了请我吃。

我总想帮帮老牟,有次利用有限的一点职权让他接手单位办公室的装修业务。工程完工后,老牟神秘兮兮地一下闪进我的办公室,他掩上门,掏出一个报纸包裹的包裹给我,笑嘻嘻地说:“一点小意思。”我打开包,是2000块钱,我知道,这是老牟给我的“回扣”。我拍响了桌子,喝令他把钱拿回去,不要让这钱玷污了我们的感情,毁了我的清白。老牟瞪大了眼,悻悻之中只好收回了钱。后来他跟我说,能成为你的朋友,是我这

辈子最荣幸的事。

老牟厚道,爱轻信于人,这也是他的毛病。有一回,我同老牟在地摊上吃烧烤,碰到邻桌一群人眉飞色舞地谈装修业务。耳尖的老牟便凑了过去,很快,他同那一桌人打得火热,其间有一个人声称要给他介绍一笔业务,老牟甚为感动,频频举杯,一口就吞。他把那一桌的账也悄悄去提前结了,700多块钱,他说:“跑业务嘛,就是这样子的。”不过,那业务一直是镜中花。老牟48岁那年,他勒紧皮带积攒的40多万元,被一个声称要和他合伙搞建筑开发的人骗走了。他向三亲六戚借的10多万元钱也都搭了进去,那个合伙人早已不知去向。老牟垮了,头顶上最后几根头发一夜掉落,成了“地中海”发型。

老牟的年纪大了,装修业务越来越少,便去给人家做些当“下手”之类的工作。老牟60多岁的人了,还去搞家装安地砖,上涂料,一双皴裂的老手粗糙如树皮。这些年来,我也交往了不少有着显赫身份的人,但总感觉是在表面装点着我人生的“门面”。但像老牟这样的朋友,如幽静小巷隔绝着外面的喧嚣市声,安静的时光在这里悠然而过,弥漫着时间深处的包浆。

## 忆“活红娘”孙毓敏

朱小平

闲来晾晒书画,又见到当年戏剧界名家张君秋、吴素秋、刘雪涛、李砚秀(李万春夫人)、魏喜奎诸位合作赠我的《群芳图》,周怀民先生题名,剧作家周恒(魏喜奎爱人)题落款。按我熟悉程度,应该请李万春先生赐墨,惜乎当时他已逝世。还有一位是孙毓敏,但恰巧去外地演出。这些戏剧界名家均已不在世,只可供抚卷遥思,令人不胜感慨。连比张君秋等那一辈年轻的孙毓敏也于今年3月28日逝去,记得当年她还说:等我回来补添。忆及往事,大有唏嘘之叹。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,我与戏剧界交往甚多,与孙毓敏也较为亲近。那时她还常演出。她出了一本自传体的《含泪的笑》,初始策划常去她家,我未参加执笔。去了则不免小酌,孙毓敏是上海人,她爱人老洪虽然也是上海人,却能喝。我去她家见老洪称他洪师傅。孙毓敏婆婆做菜好,对她如亲女儿般照顾得无微不至,那种照顾法儿一般婆婆真做不到。孙毓敏的无牵无挂一门心思扑到艺术表演上,她婆婆功莫大焉。

孙毓敏待人热情,没有大牌的架子,对学生也很好。她号称“活红娘”,是荀慧生亲传弟子,名气大,但待人接物很谦逊,人缘甚好。前些年与王蓉蓉一起小聚,还说起她,也很尊重她。我从来没问过孙毓敏会多少出戏,现在的年轻戏剧演员,大多只会几出戏,岁数大些的也不过几十出,比起前辈名家能演几百出戏,真是不可同日而语。但会戏多的前辈反而谦逊讲礼节,绝不会自我感觉良好,真正是做到了“艺无止境”。

翻检我以前出版的旧体诗集,有当年赠孙毓敏诗一律,是步欧阳中石先生诗韵:

自荀门惊四座,穿宫裂羽又华韶。辨材试玉终成器,化吉逢难拂碧涛。便谢骊龀栽桃李,醉心翰墨去妖娆。东风更与孙娘便,襟抱一舒畅永宵。

诗写于1991年12月14日,再读也是人世两隔了。欧阳中石先生赠孙毓敏的原诗是:

丽质晶莹天赋早,多年甘苦逐新韶。含苞待放期晨旭,骤雨袭来隘夜涛。劫至阴深多失润,虹飞霁阴色尤娇。东皇更望滋桃李,只为春长驻永宵。

首联下句“多年甘苦”确是写实。孙毓敏家境贫苦,历经磨难,靠母亲、弟弟至新疆打工接济她学戏。她曾卖血十多次才得以让母亲和弟弟有路费来京团圆过节。虽然“人事有代谢,往来成古今”,但她作为荀派艺术传承人的历史地位和“活红娘”的舞台形象,必将会永远流传,“春长驻永宵”!

## 花落声

戴梦醒

“细雨湿衣看不见,闲花落地听无声。”因着这句诗,在我的印象里总认为花落是悄然无声的,直到那日午后,才惊觉落花原有声。

那是细雨过后的正午,大家都大步往食堂去,熙熙攘攘声中,耳边忽听得些微不同的动静。匆匆的脚步被细碎的坠落声止住,本以为是天又开始落雨,转身却见无患子的花朵落了满地。

有些花落地寂然无声,或许是太过细微而无法被耳朵捕捉。花只有落在树下植物宽大的叶上,才会发出声音。这声音是缓而轻的,并不似骤雨的急,只是静静悠悠地随风飘落,细小明艳的黄点滴滴敲打在阶前。

蹲在树下,倾耳细听,风拂过树梢,哗啦啦地响,树影斑驳了整个小径。无患子生得极其高大,叶子长而窄,每次看到它,总会想起清雉雅致这个词来。行人喧闹的声音不断,花落声也不断。在极致的青绿与淡黄中,我的思绪开始无限放空,我想到清晨的花露,夜半的皎月;想到春日的娇羞,冬日的泥炉;想到平芜的流水,重山的竹林;还想到儿时的树荫,满天的云霞;想到“人闲桂花落,夜静春山空”,想到“明月别枝惊鹊,清风半夜鸣蝉”……总之,是一切令我我爱恋令我仰慕的美好存在。

花瓣栖在我的发上、肩上,淡淡清香传来,我仿佛进入了自然的水流中,被无限的清新包裹着,任意漂流,不由得沉浸、再沉浸。所有的浮躁都悄然退却,脑海中纷乱的杂绪也像落花一样从枝头跌落,一阵响动后静若子夜,只余一身自在。

同事已经吃完饭回返,看到蹲在小路上的我,不由发笑:“你蹲在这干嘛呢?饭要没了。”我拉她分享:“你静心细听,无患子的花落下的声音好好极了。”她惊:“这都能留意到?在这里待了多久了?头上都是花。”而后伸手想要为我拂去,我急忙拉住她的手:“不要动它。”她笑笑任我去,只说有些犯痴罢了,并再次催促我早去吃饭。

她走远了,来往的人也走远了,只余我立在满地淡黄堆积处,脑海中蓦然闪过:问君何能尔?心远地自偏。原来,不必春夜,也不必空山,只要心远,惬意自来。



## 黑鸢

近日,福建省三明市泰宁县林业工作者在该县大金湖上空发现了60余只集群出现的“黑色大鸟”,经鉴定系国家二级保护动物——黑鸢。黑鸢是鹰科、鸢属的一种中型猛禽,常以单只或2~3只小群出现,60余只的大型集群在福建省内实属罕见。

图为黑鸢在大金湖上空飞翔。

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 摄